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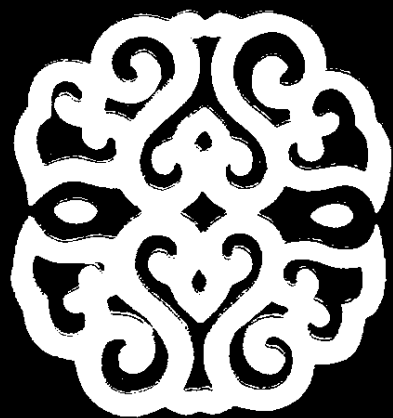
语法问题

探讨集

邢福义



语法问题探讨集



语法问题探讨集

邢福义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4插页 298,000字

1986年 1月第1版 1986年 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7306·244 定价: (简精装)2.95元

序

邢福义同志把他历年所写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的文章筛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语法问题探讨集》，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福义同志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很多是我读过的，对于其中例证的详备，组织的细密，我有很深的印象。

我因而想到，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人很多，而有成就的却并不很多，为什么？有人说，跟象棋比较起来，围棋易学而难精。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跟研究古代汉语语法比较，好象也有类似的情况。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无须通过文字训诂这一关，自然容易着手。可也正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使用的现代汉语，许多语法现象已为人们所熟悉，要是没有一点敏锐的眼光，是不容易写出出色的文章来的。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把我的感想写下来，作为对本书的介绍。

吕叔湘

1984年8月30日

前 言

1957年，我发表了关于语法的第一篇文章（《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中国语文》1957年第8期），从此，除了“文化革命”中刊物停刊的那一段，每年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文章发表。二十多年来，自己实际上都是在学习走路。现在，步子仍然迈得不怎么稳，但对怎么走路终于有了一番思考，对自己应该怎么做终于有了几点明确的要求和想法。

首先，重事实，着眼于生动活泼的语言材料；重归纳，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也对理论性、体系性问题进行探讨，但要求以语言事实为基础，以能更好地解释语言事实为目的。

其次，重“结合”，尽量使语法研究有机地结合逻辑和修辞，试试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语法、逻辑、修辞毕竟是三门不同的学科，不能用逻辑分析、修辞分析代替语法分析，也不能认为把逻辑和修辞中的术语搬到语法研究中来就算“结合”。

再次，重“以点带面”。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有一个方面的研究重点，二十年后，如果不同方面的研究重点能联成一片，就有可能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但是，我不追求建立个人的“完整的体系”。在我看来，若干年内任何一个人都不做到这一点。只有每个人都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研究，群策群力，在方法上做多侧面的探索，在内容上求多角度的突破，才有助于“完整的体系”的建立，整个研究事业才会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这个集子共收文章二十八篇。分为三组：第一组，主要讨论复句句式；第二组，讨论单句句式、某种结构、某个词类和某些词语；第三组，讨论句型、句子成分、结构、复句、词的归类、语法系统的建立等问题。前两组是分析语言事实的文章，最后一组则侧重于一般性的理论问题。这样编排，是想反映重事实、重归

纳的基本倾向。集子中的文章,时间距离较大,大部分是近几年写的,有的是二十来岁时的习作;篇幅大小不一,篇幅大的两万多字,篇幅小的只有三千字左右;体例、术语和说法不完全一致,有时标这种符号,有时标那种符号;有时用这套名目,有时用那套名目;有时这样解说,有时那样解说,除了极个别的地方,都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样处理,是想如实反映学习走路的过程和在学习走路的过程中的种种思考。

我非常崇敬吕叔湘先生。吕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当然也是语法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为语法问题所吸引,是从接触到吕先生的论著开始的。吕先生的崇实的学风,平易的文风,严谨的态度,缜密的论证,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吕先生为这个集子写序,我万分感激,深感荣幸。

还应该感谢《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其他刊物编辑部的同志们,感谢华中师范学院邓宗琦副院长和一些朋友们,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邱久钦同志和陈金安同志,由于他们的帮助、鼓励和支持,这个集子才得以出版。

邢福义

1984年9月

目 录

序.....	吕叔湘
前言.....	1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1
试论“A, 否则B”句式.....	15
“但”类词对几种复句的转化作用.....	31
“但”类词和“无论p, 都q”句式.....	39
“越x, 越y”句式.....	49
“如果……就……”和“只要……就……”.....	62
“要不是p就q”句式及其修辞作用.....	67
说“NP了”句式.....	75
论意会主语“使”字句.....	84
后分句主语的省略与意会.....	113
现代汉语里的一种双主语句式.....	119
谈一种宾语.....	134
关于“从……到……”结构.....	138
谈“数量结构+形容词”.....	142
数量名结构的叠用解注格式.....	147
谈“点”“面”并列.....	163
关于副词修饰名词.....	167
论“不”字独说.....	175
论“们”和“诸位”之类并用.....	190
再谈“们”和表数词语并用的现象.....	194
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看“和”“同”二词的词性.....	198

论现代汉语句型系统·····	205
句子成分辨察·····	239
略论“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58
复句问题论说·····	273
词的归类·····	296
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328
建立教学语法的教材结构系统的探索 ——评介张志公主编《现代汉语》中册·····	345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定名结构，是指“定语＋名词”的偏正结构，即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

定名结构能够充当单句，早有定论。许多语法著作中所谈的“独词句”，就包括了由定名结构充当的句子。比如郭中平《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12月）一书中谈“独词句”时举了好些这样的例子：“好香的干菜。”（鲁迅：《风波》）“这样的婆婆！”（鲁迅：《祝福》）

定名结构能不能充当分句呢？《语文学学习》1960年2月号《独词句能否充当分句》一文说：“独词句一旦同别的句子发生了关联，它就失去了句子的性质；一句话，独词句不能充当分句。”这就是说，“独词句”，包括由定名结构充当的“独词句”，是不可能成为分句的。后来，有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中国语文》1961年5月号《独词句能充当分句》一文举出这样的例子：

蓝天，远树，黄金色的麦浪。

这个复句里的三个分句都是“独词句”，它们都是定名结构。但是，这毕竟只能说明，“独词句”和“独词句”，或者说定名结构和定名结构，可以组成复句，分句间是并列关系。

那么，一个复句里，定名结构同主谓结构、动宾结构等是否可以同时都充当分句呢？具有句子性质的定名结构，是不是一旦同由主谓、动宾等结构充当的句子发生了关联，一定“就失去了句子的性质”呢？由定名结构充当的分句，同别的分句之间，是否只能是并列关系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五类语言现象，探讨有关的一些问题。

先看例子：

- ①一阵汽笛，一队航船又沿着虎口滩的航标灯驶过来了。（《南疆木棉红》，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
- ②一阵铃声，上课了。（《人民日报》1971年5月24日）
- ③一声春雷，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西藏百万农奴，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铁锁链。（《解放军文艺》1973年第4期78页）
- ④一场寒流，天色变了。（《南疆木棉红》，173页）
- ⑤半月春风，草绿了，桃花打苞了。（谢璞：《二月兰》，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4月）
- ⑥（半月前，老连长调走了；）一道命令，他的担子就交给了我。（《红石山中》，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月）

这里的定名结构，都是“数量名”。观察这些例子，可以知道：第一，这里的“数量名”结构，作用相当于主谓结构。试比较：

- ⑦两声清脆的响鞭，在群山中回荡，大车跑的更快了。（《红石山中》，126页）
- ⑧两声响鞭，只见两辆大车一溜烟似的向山路飞奔而去。（同上，131页）

这两例出自一个作者的笔下，见于同一部作品之中。例⑦两个分句都是主谓结构。前一分句，主语部分是“两声清脆的响鞭”，谓语部分是“在群山中回荡”。例⑧只说“两声响鞭”，读起来并不觉得缺少了什么，并不感到需要添加什么。这说明，它具有句的性质，起着分句的作用。

能不能把这样的“数量名”结构解释为后边分句的一个成分，比方解释为状语呢？很难。上面所举的例子，都很难作这样的解释。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碰到更难作这种解释的例子：

- ⑨一阵大风吹过，天空中闪过一个树枝形的电光，一声响雷，大雨就

落下来了。（《油田尖兵》，1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

这个例子里有四个分句。前三个分句，可以改成都用主谓结构或动宾结构，也可以改成都用定名结构：

⑩一阵大风吹过，天空中闪过一个树枝形的电光，又响起一声炸雷，大雨就落下来了。

⑪一阵大风，一个闪电，一声响雷，大雨就落下来了。

不管是例⑨还是例⑩、⑪，前三个分句都是分别写“风”“电”“雷”，它们起着同样的表述作用。例⑨中的“一声响雷”，既然跟“一阵大风吹过”、“天空中闪过一个树枝形的电光”一样具有表述一个方面的意思的作用，那么，就不能否认它也是分句。

在例⑪里，三个“数量名”结构都充当了分句。这种句法，并非笔者所杜撰。略举几例：

⑫一阵春风，一阵花雨，孩子的泪珠随着花雨落入水中……。 （《北京文艺》1978年第4期22页）

⑬一道闪电一个响雷，陶老师奔到河边。（同上，28页）

第二，这些例子中，由“数量名”结构充当的分句，是叙述性的。它叙述现实中出现的某种（或几种）变化，跟后边的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之间，是连贯关系。

有时，这种连贯关系是单纯的紧相承接的关系；有时，还包含有事物之间前因后果的联系。如例①，“一阵汽笛”和“一队航船……驶过来了”，是单纯的先后承接；又如例⑤，“半月春风”和“草绿了，桃花打苞了”之间，既是先后承接，也是前因后果。再如：

⑭三天暴雨，大河涨水了。

这样的连贯，既有先后关系，也有因果联系。

第三，这些例子中的“数量名”，从其构成成分看，“数量”部分常用“一阵”“两声”“三天”“半月”之类表示动量的数量结构；“名”的部分，有时用包含一定的动作性的名词。如“一场寒流”“两声响鞭”，“一场”“两声”是表动量的数

量结构，“寒流”“响鞭”是包含动作性的名词。有的，虽然不是前后两部分都符合这样的条件，但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的。如“半月春风”，“春风”虽然不包含动作性，但“半月”表动量；又如“一道命令”，“一道”虽然不表示动量，但“命令”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动态。

看来，这里的“数量名”之所以具有叙述性，表现出一种动态，跟它本身的构成成分有关。

第四，这些例子中的“数量名”，如果有必要，可以插入形容描摹的成分。比如“一阵铃声”，可以扩展为“一阵丁丁当当的铃声”；“半月春风”，可以扩展为“半月和煦的春风”。再看几例：

⑮一阵剧烈的马蹄声，骑兵大队疾风似的驰出了乱坟滩。（克扬、戈基：《连心锁》，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

⑯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团长许哲峰和政委兼县委书记方炜带着团部的骑兵警卫班赶上来了。（同上，170页）

例⑮插入形容词，表示音量；例⑯插入象声词，描摹音响。如果需要同时用形容词和象声词，为了避免肚子过大，象声词可用于前头。例如：

⑰笃笃笃，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黄胜利急忙把材料拣起来。（《人民文学》1978年第6期55页）

二

先看例子：

⑱这么大的雨，吴师傅恐怕来不了啦。（《解放军文艺》1973年第7期13页）

⑲这么黑的天，是你们看错了。（丁令武：《风扫残云》，1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

⑳我老头子住在山中间，这么严密的阵势，我还怕塌了天！（曲波：《山呼海啸》，17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7月）

㉑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这里的定名结构,都是“指代形(的)名”。观察这些例子,可以知道:

第一,这里的“指代形(的)名”的偏正结构,全都可以变换为“名指代形”的主谓结构。它们作用相同,都具有句的性质。比方,例⑮可以变换为例②,例②可以变换为例③:

②雨这么大,吴师傅恐怕来不了啦。

③敌人那么多,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变换后,意思完全相同,读起来同样感到自然畅达。再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④这么黑的天,又这么大的雨,到哪儿抓去呀? (《连心锁》,128页)

⑤天这么黑,雨这么大,行动不便呐! (同上,128页)

这两例见于同一本书,同一页,出自同一人物之口。“这么黑的天”和“天这么黑”,“这么大的雨”和“雨这么大”,句法有变化,表述功能则相同,它们应该都是分句。

如果要否认这里的“指代形(的)名”结构是分句,这是很困难的,碰到下面这两种现象,更无法否认。

一类是“指代形(的)名”结构先跟动宾结构平列使用,然后再跟它们后边的分句发生关联。例如:

⑥这么黑的天,又下着雨,也不带个电筒。(《星儿闪闪》,8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2月)

⑦那么远的距离,又顶着风,一千多人三个小时就赶到了古镇。

(《连心锁》,274页)

“这么黑的天”和“下着雨”,“那么远的距离”和“顶着风”,都是平列关系。关联副词“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关系。

“下着雨”、“顶着风”明显地是分句,跟它们平列的“这么黑的天”、“那么远的距离”不是分句又是什么呢?

另一类是“指代形(的)名”结构带上“了”字。例如:

⑧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半路出了故障? (《解放军文艺》1973年第

4期39页)

用了“了”这个句末语气词，就明显地标示了“这么长时间”的句的性质。

第二，这些例子中，由“指代形(的)名”结构充当的分句，是用来指明事实根据的。它指明某种事实，作为议论的根据，跟后边的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之间，是因果关系或转折关系。

有时是因果关系。如例⑩，“这么大的雨”是因，“吴师傅恐怕来不了啦”是果。表示结果的分句，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气表达出来。例如：

⑩那么大的安培，还不给“底度”电费？（罗广斌、杨益言：《红岩》，41页）

“还不给‘底度’电费？”是反问，表示“必须给‘底度’电费”的意思。前后分句之间因果关系是明显的。

⑪方伯伯，这么大的雪，您怎么出来了？（《长江文艺》1978年第8期28页）

“您怎么出来了？”是带有惊讶语气的问句。之所以惊讶，原因就在“这么大的雪”。可见还是因果关系。

有时是转折关系。如例⑫，“这么黑的天”和“也不带个电筒”，有转折关系。又如例⑬，“那么远的距离”和“三个小时就赶到了古镇”，有转折关系。再如：

⑭那样大的雨，你一定要走，我留你也留不住。（《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124页）

“那样大的雨”和后边的分句之间有转折关系。又如：

⑮这么远的路，他从来不坐车。（不简单！）

⑯这么近的路，他也要坐车去。（真差劲！）

例⑮是赞扬，表示不容易这样而这样；例⑯是批评，表示不应该这样而这样。

成因果关系或转折关系的分句，否则是站不住的。

第三，这些例子中的“指代形（的）名”结构，从构成成分看，都由三部分组成。

三

先看例子：

③④青青竹色，淙淙水声，在您的记忆里，九节街是一首诗。（《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63页）

③⑤一座扬水站，一座水电站，他在黄河岸送走了无数个战斗的日日夜夜。（《天津文艺》1977年第7期27页）

这里的定名结构，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形名，形名”或“数量名，数量名”。

观察这些例子，可以知道：

第一，连用两个定名结构，它们都充当了分句。这类例子里，定名结构的分句性质是无法怀疑的。首先，它们可以离开主谓句或动宾句而自成复句。如：“青青竹色，淙淙水声。”“一座扬水站，一座水电站。”这样的用法不少，例如：“轻轻的风，淡淡的香。”（《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79页）它们具有“句”的性质。其次，它们跟主谓句或动宾句结合以后，表述作用未变，在结构上，也不可能分析为后边分句里的主语或者别的什么成分。

这类例子中的定名结构充当的分句，不只限于两个。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用更多或只用一个。例如：

③⑥五彩缤纷的田野，栉次鳞比的厂房、炼塔、球罐，蜿蜒西去的长堤，金波鳞鳞的大海……，整个杭州湾都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上海文艺》1978年第1期54页）

③⑦高高的梯田，山上有了绿意。（梁信：《从奴隶到将军》，1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第二，这类例子里，由定名结构充当的分句，是用来列举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每个定名结构都指点和描写了某种客观事物的

存在。它们都是存在句，并且一般同时具有描写性质。

这种由定名结构充当的分句，同后边的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之间，是平列关系或分合关系。

平列关系的，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是表意的重点；由定名结构充当的分句，主要起烘托、帮衬之类的作用，借以突出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所表达的内容。以上各例都是这样。可见这种平列关系和一般的“平列”也不完全相同。再看一例：

③黑沉沉的夜，黑沉沉的山、山……周围不断传来野兽的吼叫。（同上，9页）

这里的“黑沉沉的夜”和“黑沉沉的山、山”，显然是用来涂抹背景，起着烘托的作用。

分合关系的，前边的由定名结构充当的分句一样一样地列举具体事物，后边的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总起来作概括性的描述。例如：

④蔚蓝的晴空，火红的彩霞，雪白的大地，苍绿的山林，炊烟袅袅的小燕村，山坡上蠕动的牛羊群，江山秀丽多姿。（《山呼海啸》，556页）

先用六个定名结构分说“晴空”“彩霞”“大地”“山林”“小燕村”“牛羊群”，后用一个主谓结构加以归总：“江山秀丽多姿”。

第三，这类例子中的定名结构，就其构成成分说，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每个定名结构都是各种修饰成分加名词。另一种情况是每个定名结构都是“数量名”。以上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数量形（的）名”的结构。例如：

④一根笔直的旗杆，庄严的五星红旗正徐徐升向高空。（《电影文学》1965年第1～2期54页）

第四，这类例子里，连用的定名结构之间，一般都有比较明显的停顿，书面上用逗号隔开。有时，两个定名结构之间不用表

示停顿的逗号，出现了一种紧缩的形式。例如：

④①蓝天白云，歌声嘹亮。（《解放军文艺》1973年第1期36页）

④②正是桃花艳阳天。青山绿水，禾苗嫩又鲜。（《长江文艺》1978年第6期61页）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是两个定名结构，合成一个“四字格”。

四

先看例子：

④③我接过茶，喝了一口，多么香甜的罗汉茶啊！（《南疆木棉红》，183页）

④④大娘不由得心一热，鼻子一酸：多好的子弟兵啊！（《红石山中》，86页）

④⑤那江心有几只小船在浮动，一忽儿小船被推在浪尖上，一忽儿小船又埋在浪头下，好大的风浪啊！（李心田：《闪闪的红星》，137页）

这里的定名结构，都是：“程度形（的）名”。观察这些例子，可以知道：

第一，这里的“程度形（的）名”偏正结构，全都可以变换为“名程度形”的主谓结构。它们作用相同，都可以独立成句，也都可以在复句中充当分句。如例④⑤的“好大的风浪啊”，可以变换为“风浪好大啊”，整个复句关系不变，意思不变。若单独用，它们便是单句；用在别的分句后边，它们便成为分句。

第二，这类例子里，“程度形（的）名”结构是咏叹性的分句。它表示对事物的咏叹，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人们对事物属性的感觉。它与前边的由主谓或动宾结构充当的分句之间，是申说关系。具体些说，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前边的分句具体叙写足以引起惊叹的事实，后边用“程度形（的）名”结构作概括性的咏叹。如例④⑤，前边具体叙写小船的浮动，后边用“好大的风浪啊”加以咏叹。

另一种情况是：前边的分句叙述人物的具体行动，后边用